

永 诀

61 届一班 吴兆忠

2005 年 3 月 19 日上午，老一班的部分同学去拜望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过载青先生，并留下录像和几张的珍贵的照片。

那一天，过先生精神很好，我们的来访使得她十分兴奋，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她就像在欣赏着自己珍藏的宝贝一样，认真地端详我们的脸，然后挨个地准确无误地道出了我们的名字，引来我们的阵阵喝彩。在仔细地倾听了我们个人的叙述后，过先生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一段段经历：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和退休后的生活。我们在心里不禁为这位看似柔弱而其实坚强的老人的经历唏嘘不已。万幸的是，这位劫后余生的老人依然健康，精神依然矍铄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那一次短暂的重聚，竟成了永诀。当年 7 月中，意外地传来过先生不幸辞世的噩耗。

过先生是我念高中时的第一个班主任及英语老师。我还记得，我被分在一班，刚上第一堂英语课，过先生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那时候她约 30 岁上下，朴素的衣衫、简洁的短发、戴一副细边眼镜，给我一种师长和慈母的感觉。她上课声音不高，甚至有点沙哑，但却很稳重、很有条理，看得出那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教师；她的板书，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，都很漂亮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她原先学的和教授的都是俄语，只是为了需要才转行，但仍毫不逊色。

记得后来我们都下厂去“勤工俭学”了，过先生担任了我们工学大队的大队长。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听上她的课。复课以后我们有过好几位英语老师，都很好，但对过先生的印象总是无法淡去。文革期间，我本人虽饱受打击，但闻及大中小学出现的各种暴行愈演愈烈，心里总担心着位育的老师们，特别是对过先生。听说过先生受不了红卫兵的侮辱批斗，从学校楼上跳下，断了一条腿。这消息让我心头一紧。心想那些被愚昧鼓动的愚昧学生，竟然对这样一位瘦弱的资深师长动拳头，可恨可痛！文革结束后，我试图打听过先生的情况，只是徒劳。好像记得她住在高安路 88 弄，我几次经过高安路时，也很想挨家挨户打听，但始终没有勇气，生怕探来的是无法承受的坏消息。

每当我捧起过先生的照片，殷殷的怀念和隐隐的痛楚涌上心头。这位看似瘦弱的老人，在忍无可忍的关头，以死明志、以死抗争，是需要多大的勇气的啊。而对学生，过先生是打心里爱护的。有一位同学告诉我，在教过他的老师中他特别敬重过先生。那时他在学校里曾有些许自由散漫的表现，但作为班主任的她在家访的时候对此只字不提，只说一些表扬和鼓励的话。过先生的胸襟和真诚待人的教育方法，使他铭记一生，激励一辈子。

过先生故去后的五年来，我们每年都去看望她的老爱人，陪他谈谈天，说说话，也借此告慰过先生在天之灵。